

藥

黃 川

一、魯迅寫《藥》的目的是甚麼

魯迅在《我怎樣做起小說來》一文中說過，想利用小說的力量，來改良社會。他還說：「我的取材，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，意思是在揭出病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」，魯迅是把文學事業和改造社會的革命事業聯繫在一起的。

辛亥革命的失敗，魯迅產生過「懷疑」和「失望」。他認為「甚麼都要從新做過」(《忽然想到之三》)。但是，該怎樣「從新做過」，他並不明確。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，在新文化革命運動中，他對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，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探索。他寫的《藥》、《阿Q正傳》、《頭髮的故事》、《風波》、《故鄉》等小說，就是通過文藝的形式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辛亥革命的總結。

當然，魯迅寫《藥》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紀念反清革命鬥爭中犧牲的烈士，特別是紀念秋瑾烈士。《藥》的主人公叫夏瑜，「夏」和「秋」，都是季節，「瑜」和「瑾」，皆為美玉，並且寫夏瑜犧牲在「古亭口」，魯迅這樣寫，表示了對她的崇敬和悼念。

二、《藥》是怎樣表現主題思想的

《藥》通過夏瑜的慷慨就義和華老栓買人血饅頭治癆病的故事，熱情地讚頌了以夏瑜為代表的清末民主革命者的英勇鬥爭精神，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的殘酷壓迫和精神毒害，深刻地揭示了革命者宣傳群眾的重要性。

作者主要通過下面幾點表現這個主題思想。

(一)《藥》主要取材於清末烈士秋瑾、徐錫林等的事跡，但是，魯迅「僅採取一端，加以改造」，「生發開去」，創造了夏

瑜的形象，除了夏瑜的名字、犧牲的地點和秋瑾有些類似而外，其他方面的描寫就完全不同了。所以，魯迅筆下的夏瑜，是一個清末革命者的代表，而不是其中某一個人。魯迅塑造的這個典型形象，正確地、深刻地表現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本質。再從吃人血饅頭來說，魯迅在《狂人日記》中已經提到：「去年城裡殺了犯人，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，用饅頭蘸血舐。」用人血饅頭治病，這是封建社會愚民政策的結果。魯迅如果僅僅局限於寫一個生癆病的人，吃了一個一般犯人的血，那麼，作品表現的主題，就只局限於破除迷信。但是，魯迅把這件事「生發開去」，把犯人寫成一革命者，主題的社會意義也就重大多了，因為革命者是為群眾利益而鬥爭的，但群眾不理解，有的還把革命者的血當藥吃，這是一個悲劇。這樣的問題一提出來，就會引起人們深思。

（二）通過不同的典型形象表現主題。《藥》中的人物主要有：夏瑜、華老栓、康大叔、阿義等。對這些人物的描寫，作者採取的態度是不同的，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愛憎感情。

夏瑜，是小說的中心人物，是反清革命戰士的代表。作者對他的英勇鬥爭，不怕坐牢，不怕殺頭的革命精神給予衷心的讚頌。

夏瑜出身很貧苦，「榨不出一點油水」。他對革命是忠誠的，堅貞不貳的。在獄中他堅持鬥爭，進行革命的宣傳。他自信地說：「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」。在清朝統治者看來，大清天下是愛新覺羅一家的，是大地主、大貴族的。而夏瑜卻講出了「是我們大家的」的豪言壯語。這正是資產階級反清革命鬥爭的口號，是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的民主思想。他被牢頭阿義毒打，可是「打不怕，還要說可憐可憐。」他可憐的是阿義這種人甘心給封建統治者當幫兇，一點也不覺悟。魯迅對夏瑜革命精神的生動描寫，反映了他們的鬥爭的正義性，反襯了他的血被吃的可悲，從而，深化了主題思想。

魯迅在《吶喊 自序》中說：「既然是吶喊，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《藥》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」。「花環」的出現，不僅表現作者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再次肯定了夏瑜鬥爭的正義性，肯定這種革命的火種是不會熄滅的。

歌頌革命者，是主題思想的一個方面，另一方面（這是更重

要的一方面)，還要反映群眾的愚昧。所以作者用大量的筆墨寫了華老栓用夏瑜的血治兒子病的故事，還寫了刑場圍觀、茶館議論、母親不了解兒子等場面。

華老栓是一個以經營小茶館為生的市鎮貧民。他善良、儉樸、忠厚，但由於深受封建壓迫和封建迷信的毒害，他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好兒子的癆病。因此，受劊子手康大叔的敲詐和欺騙，把自己多年辛勤勞動積存下來的錢，買了人血饅頭。他不知道他兒子吃的血正是革命者的鮮血，而革命者的鬥爭正是為了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，其中也包括華老栓他一家。華老栓對革命者的犧牲是無動於衷的。在茶館裡，茶客論到夏瑜時，他也毫不理會，他的精神狀態是麻木的。結果是人血饅頭，沒有治好兒子的癆病，華老栓老兩口反而落得個孤苦伶仃的下場。華老栓一家的悲劇，說明了封建統治者不僅殘酷地鎮壓革命者，而且還用愚民政策愚弄人民維持其反動統治。革命者的任務，就是要打碎套在人民頭上的精神枷鎖，喚起民眾，才能推翻反動的封建統治。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，就沒有做到、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。因此，導致了辛亥革命的失敗。魯迅在這篇小說中深刻地揭示了這個問題。

刑場上的看客，「簇成一個半圓」，「頸項都伸得很長，彷彿許多鴨，被無形的手提住了似的，向上提著。」這些看客，可能各階層都有。這些人把殺人看成一種「盛典」，不顧寒冷，不想休息，半夜裡看處決犯人。他們興致是那麼的高，可是，他們一點也不明白，被殺的是一個革命者，魯迅懷著嘲諷的心情寫了這一群看客的愚昧的精神狀態，一方面引起「療救的注意」，另一方面襯托革命者犧牲的寂寞，使人深思。

茶館議論，寫了一群茶客對夏瑜的看法。這些人對夏瑜的革命鬥爭一點不理解。他們說夏瑜是瘋子，對夏瑜的行動表現很氣憤，還讚賞牢頭阿義的好拳棒。魯迅寫茶館議論這一個場面，主要目的是從側面寫夏瑜的英勇鬥爭，但同時把一般人對革命者的態度，具體生動地表現了出來。

一般民眾不理解夏瑜，已經是夠寒心了，連夏瑜的母親也不理解自己的兒子，這個悲劇就更深刻了。她沒有為她兒子的英雄氣概而自豪，反而覺得「羞愧」。雖然她相信自己的兒子是無罪的，相信是受冤枉的，但是她不了解兒子的死因，而且也不

打算了解。她發現墳上出現的花環，也不能理解它的意義，卻認為是兒子「特意顯靈」。連自己的母親也不理解自己，這是以夏瑜為代表的清末革命者的最大悲劇。

總之，作者以夏瑜為中心，從各個方面，表現了人們對革命者的態度，深刻地反映了革命者的悲哀。

康大叔是反動統治者的爪牙，是殺害夏瑜的劊子手，這個傢伙滿臉橫肉，又兇狠又狡詐。他的手不但沾滿了革命者的血，還以革命者的血去詐騙錢財。在《藥》中，作者沒有直接寫封建統治者的上層人物而僅僅寫了這麼些爪牙（還有紅眼睛阿義），就夠說明封建統治者是多麼的殘暴了。

（三）用側面描寫的方法表現主要人物。作品中夏瑜生前和獄中的革命活動，都是由劊子手康大叔講出來的。作者用側面描寫更便於表現群眾對革命和革命者的認識和態度。

牢頭阿義的殘暴形象，也是通過康大叔的嘴說出來的。墳場上墳堆的描寫：「路的左邊，都埋著死刑和痠斃的人，右邊是窮人的叢塚。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，宛然闊人家裡祝壽時候的饅頭」。這是從側面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。在反動的封建階級統治下，革命者遭受血腥的屠殺，窮人則受盡剝削壓榨而死亡。作者把這些層層疊疊的墳堆比作闊人家裡祝壽的饅頭，含意是很深刻的。正如魯迅在《燈下漫筆》中所說：「所謂中國的文明者，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的享用的人肉筵宴。所謂中國者，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。」

（四）用景物描寫和環境描寫的方法深化主題。作者在作品中渲染了悲涼陰森的氣氛。作品的第一自然段，就把我們帶入這陰冷的氣氛裡面：「秋天的後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陽還沒有出，只剩下一片烏蘭的天」。街上來往的人，「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，眼裡閃出一種攫取的光。」第四自然段寫墳地情況：層層疊疊的叢塚，「分外寒冷」的氣候，直立的枯草和烏鴉、死一般的寂靜。作者渲染的這種氣氛，一方面表現革命者犧牲的寂寞，突出喚起民眾的重要性；另一方面，悲涼陰森的環境，象徵著罪惡的黑暗的封建社會，激發人們砸開「鐵屋子」的勇氣，深化了作品的主題。

三、描寫人物的特點

(一) 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，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。夏瑜的英雄形象，是選擇具有典型意義而又相互聯繫的三件事來表現的：「榨不出一點油水」，說明他家的貧窮；「勸牢頭造反」，「說大清的天下是我們的」，表明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，準備為理想獻出自己的生命；被牢頭阿義打了，還說阿義「可憐」，說明夏瑜有寬闊的胸懷，他可憐阿義不覺悟。

(二) 準確生動的心理描寫。關於華老栓的描寫，作者著重描寫他在買「藥」前和買「藥」後的心理狀態。他迷信人血饅頭能治好兒子的癆病，所以精神特別振奮，「彷彿一旦變了少年」；得到「藥」後，他的心「只在一個包上，彷彿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，別的事情，都已置之度外了。」這兩處確切、形象的比喻，把華老栓的內心世界表現得很生動。同時，也把他的既善良又愚昧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出來。

作品中還有兩處和上面相類似的心理描寫。一處是華小栓吃完人血饅頭後：「他的旁邊，一面立著他的父親，一面立著他的母親，兩人的眼光，都彷彿要在他身裡注進甚麼又要取出甚麼似的」。從華老栓夫婦的眼光，表現兩人的心理狀態。「彷彿要注進甚麼」，是寫兩個老人的期望，以為吃下了「藥」，兒子就保住了。彷彿「取出了甚麼」，就是「藥」吃下後消除了病症。兩個老人的這種心理狀態，反映出他們的愚昧，表現出他們對兒子的愛和希望。另一處是在墳場上：華大媽在華小栓的墳前化過紙後，「呆呆的坐在地上；彷彿等候甚麼似的，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甚麼。」華大媽老年喪小，夠悲哀的了。在舊社會，貧苦人民生活沒有保障，有個兒子，就還有人送終、安葬。華大媽當然希望自己的兒子活過來，所以，她「彷彿等候甚麼似的」，但是，人死了，怎麼能活過來，所以，她「自己也說不出等候甚麼」。魯迅對華老栓夫婦的遭遇是同情的，並通過他們的悲慘遭遇控訴了「吃人」的封建制度。

(三) 抓住人物外貌或衣著特徵描繪人物形象。劊子手康大叔的形象是「滿臉橫肉」，「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著鈕扣，用很寬的玄色腰帶，胡亂捆在腰間」，「闖」進門就嚷了起來。作者從臉紋畫出他兇狠的面相，從衣著表現他的奸詐、兇狠的性格，從粗暴的行動和聲音表現他的驕橫。而這些特點，既有一個職業劊子

手的特徵，又有他本人的個性特徵。

（四）語言生動、精確，特別是一些動詞，非常傳神。如對華老栓去刑場前的描寫：

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包洋錢，交給老栓，老栓接了，抖抖的裝入衣袋，又在外面按了兩下；便點上燈籠，吹熄燈盞，走向裡屋去了。

「掏了半天」，「抖抖裝入」，「按了兩下」，這都是畫龍點睛之筆，非常精確。「掏」，說明錢放得很謹慎，不是一下就可以拿出來的，「抖抖的裝入」，可以想見那包洋錢的重量和不平靜的心情，「按了兩下」，表示行動的小心，唯恐把血汗錢丟了。

又如：

一個還回頭看他，樣子不甚分明，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，眼裡閃出一種攫取的光。老栓看看燈籠，已經熄了。按一按衣袋，硬硬的還在。

「按一按衣袋」，是考慮到是否放得妥貼，是否不翼而飛。「按」，改為「拍」，太重；改為「摸」，又有引人注意的危險。只有用「按」，既可以達到目的，又可以不露痕跡。

再如遞交人血饅頭一段：

那人一隻大手，向他攤著；一隻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，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。

老栓還躊躇著；黑的人便搶過燈籠，一把扯下紙罩，裹了饅頭，塞與老栓；一手抓過洋錢，捏一捏，轉身去了。

「攤」和「撮」，用得又形象又逼真。一隻手「攤著」，描繪出詐騙錢財的無賴樣子；人血饅頭，紅的還一點一點往下滴，用「握」，不恰當，用「捏」，和攤著的另一隻手不相稱，只有用「撮」最準確。「搶」、「扯」、「裹」、「塞」，準確地寫出遞交人血饅頭的連續動作。「捏一捏」，表明劊子手對錢是很熟悉的，只要捏一捏，

就可估計出大體的數字；同時，和當時的氣氛也是相一致的，在那種情況下，幹的又是欺詐的事情，不可能把錢掏出數一數的。

還有關於康大叔進茶館的一段描寫，也是有聲有色的。「闖」、「披」、「散」等動詞，用得恰到好處。「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」，說明這個人與眾不同，行動粗暴；「披一件玄色布衫，散著鈕扣，用很寬的腰帶，胡亂捆在腰間」，表示出他的驕橫習氣和市儈作風。

四、情節結構

《藥》有兩條線索：一是華老栓買「藥」給兒子治病，是明線，正面描寫；一是夏瑜因革命而犧牲，是暗線，側面描寫。暗線是貫穿全文的中心線索。明線的敘述和描寫，是為暗線服務的。兩條線索，是以人血饅頭聯結起來的。

為甚麼說夏瑜為革命犧牲是中心線索呢？從四部分的內容來看：第一部分買「藥」，買的是夏瑜的血；第二部分吃「藥」，雖然一句話沒有提夏瑜，但那烤焦的人血饅頭，卻是夏瑜的鮮血染的；第三部分說「藥」，側面歌頌了夏瑜在獄中的英雄行為；第四部分結局，雖然兩個墳堆相隔不遠，但夏瑜的墳上卻出現了花環，顯示了革命不可扼殺，革命後繼有人。所以說，夏瑜的線索是貫穿全篇的，其他的情節，都是由此生發出來的。

下面是《藥》的結構圖：

明線	(開端)	(發展)	(高潮)	(結局)
	老栓買藥	小栓吃藥	茶客談藥	華大媽上墳
藥	人血饅頭	茶館	茶館	墳場
	(兩線連接)	(交織)	(交織)	(融合)
暗線	夏瑜被殺	夏瑜血被吃	茶客談夏瑜	夏四奶奶上墳

五、如何理解《藥》的結尾具有「安特萊夫式的陰冷」

魯迅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序》中說：「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，《狂人日記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藥》等，陸續的出現了，算是顯示了『文學革命』的實績，又因那時的認為『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』，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。而且《藥》的收束，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(Andreev)式的陰冷。」

安特萊夫（即安德烈夫，1871-1919），俄國作家。魯迅翻譯過他的《默》、《黯淡的煙靄裡》、《書籍》等短篇小說。魯迅在《雜識》（《城外小說集》，1909）中曾說，安特萊夫「初作《默》一篇，遂有名；為俄國當世文人之著名。其文神秘幽深，自成一家。」在《黯淡的煙靄裡 序》中他還說：「安特萊夫的創作裡，又都含著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的纖細，使象徵印象主義又與寫實主義相調和。俄國作家中，沒有一個人能夠如他的創作一般，消融了內面世界與外面表現之差，而現出靈肉一般的境地。他的著作是雖然很有象徵印象氣息，而仍然不失其現實性的。」

魯迅稱安特萊夫的作品「神秘幽深」，而這種風格，特別是《默》，影響了《藥》的結尾。

《默》寫一牧師伊革那支，因為太專橫，逼得女兒威羅臥軌自殺，周圍的人都非議這位牧師。威羅的母親因受刺激太重，終日僵臥，不說一句話，伊革那支最初還很硬氣，毫無自責之意，但看到終日靜臥不語的老伴，目睹空寂無人的威羅生前的臥室，也不免有些後悔。一天，他到墳地去。墳地上，夏天月夜，寂無之跡，從墳頂望去，看不見生人。他感受墓門像怪物的巨口，他坐在墳地上像坐在墳裡面。他叫一聲威羅，無人答應。他又連叫兩聲，彷彿有人答應，聲音從墳地裡出來。再叫又寂然無聲，無窮的沉寂，使他越來越恐怖。他拼命逃跑，撞在鐵環上，手也刺破了，衣服也撕破了。跑到家裡，他跪在老伴面前請她原諒。可是，抬頭一看，老伴已經死了，永遠沉默了。《默》在表現牧師的幻覺時，氣氛陰冷，鬼氣十足，令人恐怖。這就是魯迅所說的「陰冷」。

《藥》結尾的「陰冷」表現在：

清明 分外寒冷。

墳地 埋著死刑和痠斃的人，兩個老婦人在自己兒子的墳前哀哭。

樹上 一隻寒鴉，墳地顯得死一般的寂靜。

墳頂（夏瑜） 一個花環，引起夏四奶奶說：「瑜兒，他們都冤枉了你，你還是忘不了，傷心不過，今天特意顯靈，要我知道麼？」「我知道了。瑜兒，可憐他們坑了你，他們將來總有報應，天都知道；你閉了眼睛就是了。你如果真在這裡，聽到我的話，便叫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，給我看罷。」

這時的環境氣氛 「微風早經停息了；枯草枝枝直立，有如銅絲。一絲發抖的聲音，在空中愈顫愈細，細到沒有，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。」「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，縮著頭，鐵鑄般站著。」

我們看，夏四奶奶面對著這種恐怖的氣氛要兒子顯靈，這是何等的陰冷和淒涼。在疑惑失望中，忽然聽得烏鴉「啞」的一聲大叫，這是以動寫靜，越發顯得環境的荒涼、寂靜、陰冷。

作者渲染這種安特萊夫式的「陰冷」，不是摹仿，而是顯現充滿陰冷鬼氣的清朝末年的中國社會。同時，和整篇中周圍人物對夏瑜的冷淡，在氣氛上是一致的，從而增強了作品的悲劇性及其動人心魄的力量。

六、關於「花環」

魯迅在《吶喊 自序》中說：「既然是吶喊，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《藥》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，在《明天》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，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。」

「花環」的出現，表現革命尚未中斷，後繼有人。

「花環」的出現，還不只是「刪削些黑暗，裝點些歡容，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」，同時，還引起夏四奶奶的沉思和幻想，表現了她的迷信，並由此而帶出了「烏鴉」，促使情節的向前發展。

七、關於「烏鴉」的作用和意義

烏鴉的作用和意義，過去有幾種看法：

1. 象徵反動派，烏鴉飛去，象徵黑暗的消失。
2. 象徵革命的雄姿，烏鴉飛去，給讀者以前程萬里，很有力量的感受。這種景致的描寫，是作者戰鬥精神的渲染或烘托。
3. 烏鴉沒有按照夏四奶奶的希望，飛上夏瑜的墳頂，有反迷信的作用。

第一、二種看法沒有道理，第三種說法，有可取之處，但不全面，從小說的情節結構的安排、人物心理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烘托上看，作者描寫烏鴉是經過周密思考的。烏鴉出現在花環之後，和花環有著密切的聯繫。夏四奶奶發現「花環」，她誤認為花環是夏瑜顯靈，但又疑惑不定，因此，他指望烏鴉來證實一下她的想法，但烏鴉並未照夏四奶奶的想法飛去。這固然是對夏四奶奶的迷信落後思想的否定，但更為重要的是增添了小說的陰冷和淒涼寂寞的氣氛。

八、清末革命烈士秋瑾和徐錫林的事跡

秋瑾，字璿卿，號競雄，別署鑒湖女俠，浙江紹興人，清末傑出的女革命家。1901年寓居北京，接觸到新的思想。她既感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中國，民族危機嚴重，又身受封建家庭壓迫，便決心向西方尋求真理。1904年東渡日本留學，第二年參加了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，7月又加入了同盟會。1906年在上海辦《中國女報》，鼓吹革命。1907年回紹興，主持徐錫林創辦的大通學堂，暗地訓練革命骨幹，並親往金華等地聯絡會黨，組織光復軍。與徐錫林分頭準備發動安徽、浙江兩省起義。不料7月間安徽起義失敗，浙江各地黨人起義的計畫因此泄露。清軍包圍大通學堂，秋瑾指揮黨人疏散，持槍抵抗。被捕後，於7月15日英勇就義於紹興城內古軒亭口。著有《秋瑾集》。

魯迅和秋瑾同是光復會人。魯迅對秋瑾很崇敬，不少文章都

提到她。

徐錫林，江蘇江陰人，留學日本學習警察。回國後任安徽巡察處會辦，兼巡察學堂堂長。他是光復會成員，暗中聯絡同志，準備在安徽省城起事；並與秋瑾等取得聯繫。1907年7月6日，安徽巡察學堂舉行畢業典禮，邀請清朝安徽巡撫恩銘參加，徐錫林乘畢業典禮正開之際，槍殺了恩銘，舉行了起義。但由於軍力薄弱，敵眾我寡，起義失敗，徐錫林慘遭殺害，清兵把他的心挖出炒來吃淨。徐錫林為革命不怕犧牲的精神是值得歌頌的，但在群眾沒有發動起來的情況下，懵然行事，使起義遭受失敗，這個教訓是應記取的。徐錫林的事跡，在《藥》裡是有所反映的。

九、魯迅有關論述

《藥》描寫群眾的愚昧，和革命者的悲哀；或者說，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；更直捷說，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鬥而犧牲了，愚昧的群眾並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，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，以為犧牲可以享用，增加群眾中某一私人的福利。

（魯迅與孫伏園談《藥》，見《魯迅先生二三事·藥》）

既然是吶喊，是當然須聽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《藥》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，在《明天》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，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。至於自己，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，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正做著好夢的青年。

（《吶喊 自序》）

至於王老婆，我卻不覺得怎麼鬼氣，這樣的人物，南方的鄉下也常有的。安特萊夫的小說，還要寫得怕人，我那《藥》的末一段，就有些他的影響，比王婆鬼氣。

（《魯迅書信集 致蕭軍蕭紅》）

而且《藥》的收束，也分明留著安特萊夫(L. Andreev)式的陰冷。

（《且介亭雜文二集 中學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序》）

誰曉得盤古開闢天地以後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；從易牙的兒子，一直吃到徐錫林；從徐錫林，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

去年城裡殺了犯人，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，用饅頭蘸血舐。
(《狂人日記》)

(引自《中學語文教材魯迅作品教學與研究》，新疆科技衛生出版社，1994年10月版)